



赤峰美林谷秋色 任军川摄



892. 歪解苏诗

公元1080年，大诗人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至黄州。不久，宋神宗召集几位宰相商量，想重新启用苏轼。宰相王珪反对说：“轼尝有‘此心惟有蜃龙知’之句，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，乃反欲求蜃龙乎（苏轼写有反诗，心里有话不跟陛下说，非要跟蜃龙说，这是大不敬）！”宰相章惇力挺苏轼，反驳王珪道：“龙者，非独人君，人臣皆可以言龙也。”宋神宗也持相同看法，皇上说：“自古称龙者多矣，如荀氏八龙，孔明卧龙，岂人君也？”退朝后，章惇埋怨王珪说：“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（你这样解释苏诗，明摆着要让苏轼家破人亡啊）？”王珪红着脸说：“那是御史舒亶说的。”章惇怒曰：“舒亶之唾，亦可食乎？”

893. 以诗会友

南宋嘉泰三年（1203年），大词人辛弃疾出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，喜欢读书论兵的知识分子刘过登门拜访遭门卫阻拦。正在吃午饭的辛弃疾听到门外喧哗，问何故，门者以告，辛弃疾拒见。与辛弃疾一同就餐的朱熹说：刘过善赋诗，见一面无妨。入席后，辛弃疾问刘过：“能诗乎？”刘曰：“能。”餐桌上放着一碗羊外腰汤，辛弃疾命刘过以此为题赋诗。刘过不客气地说：“寒甚，先喝杯酒再说。”饮酒罢，刘过问辛弃疾用何韵赋诗。当时刘过刚喝完酒，嘴角有酒渍，辛弃疾命以“流”字为韵。刘过吟诗一首，其中“死后不知身外物，也随樽酒伴风流”切合题意，辛弃疾大为欣赏，忙请刘过品尝羊外腰汤，宾主把酒言欢。

894. 唾溅帝面

宋仁宗宠爱贵妃张氏，一度曾打算立为皇后，遭朝臣抵制才作罢。皇祐初年（公元1049年），宋仁宗在枕头风频吹之下，准备任命张氏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（一种虚职）。一天，皇上上朝临出门时，张贵妃娇媚万端抚着皇上的背说：“官家，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！”皇上答应道：“好，好。”朝堂上，宋仁宗宣布了对张尧佐的任命，监察部长（御史中丞）包拯当即表示反对，“反复数百言，音吐愤激，唾溅帝面”。皇上只好收回成命。张贵妃得知消息，在宫门口迎接皇上。皇上举袖拭面曰：“那个包大人说话跑风，直唾我面。汝只管要宣徽使、宣徽使，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？”（老白）

活着

□孙赵兵(河南平顶山)

俗话说“人过四十而不惑”。何为惑？这是过完45周岁生日后我一直思索的问题。

在白驹过隙转瞬烟云的日子里，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很多本应有的东西，就在面前，为何伸手抓不到？一起毕业一起参加工作的同学，他当了科长，他做了队长，而自己却仍是“小兵”一个，明明觉得自己也不比他们差。心里憋屈，唉声叹气，不解为何只能这样高不成低不就地活着。

于是，内心浮躁、迷茫、不踏实。工作上有挫折，生活上必然不愉快，感情上也就不会太稳定。此时，起作用的不是物质，而是市俗的心理和境界的有无。

忘川之水，漫漶而下，流经一切又侵蚀一切。它硬硬地漾在人的身边，没有气味没有形状没有特征没有色彩却又时不时地折磨人。坐在办公室里想着回家，到家又想着早点去上班，就这样，无数个晨昏走了又来，生活依然还是生活，我依然还是我。可时间如流水般转瞬即逝，小苗长成参天大树，自己的年轮一岁一岁增长。

忽然有一天，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朋友转发的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：“词以境界为最上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”忽然悟出，冥冥之中世事各有规则，岂止词句，人生亦然。记得恩格斯说过：“有所作为是生活中的最高境界。”人活着，最明智的人生态度莫过于正视人生，用双手创造人生。但活着难，活出境界更难。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，一个“孤”字，一个“流”字，境界全出。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舍弃难以舍弃的东西，抗拒难以抗拒的诱惑，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，境界也就近在眼前了。当然，“天不人为之恶寒而辍冬，地不人为之恶辽远而辍广”，君子不为小人匆匆也辍行，高兴也罢，伤心也好，生活不会因为你的失意而改变。每个人环境不同，只有善于从自身的独特性中发现他人所不具有的境界，且倍加珍惜，悉心修炼，即便你成果不算出众，才智不算高明，你依然会在平凡中活出不平凡，这就是“活着”。

孙家栋先生的布衣布鞋

□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那一场晚会，我坐在前排，我看见孙家栋先生着布衣布鞋，走上舞台时，还是有点惊诧，就想着他穿得也太寒酸了点。

那黑色的夹克，是打着褶的，已失去了明亮的色彩；那灰色的裤子，是打着皱的，也不是纯正的灰色了；那布鞋，也是黑色的，黑得比原先的黑更黑一些，那该是着了天地自然的色。

我熟悉这样的布衣布鞋，娘的手，是可以织这样的棉布的；娘的手，也是可以纳这样的千层底鞋的。娘的手心里，就装着一家人的春夏秋冬，一家人的幸福快乐。打小，我就在这样的布衣布鞋中，把自己梦想的种子种下来，想着土地的丰收，也念着山外的精彩。后来的日子，娘的岁数大了，那布衣布鞋，自然是给我们做不动了。每每我出门时，挑拣着那些服饰鞋袜时，娘总是说：“咱是农民，穿啥，戴啥，别丢了本色就中。”我不跟娘争辩什么，心里却想着娘的思想落伍了，跟不上时代了。

舞台上的孙家栋先生，那一年已经八十五岁，他说的第一句话又惊了我，“我还是个追梦人。”追梦人？我想，做梦和追梦的，该是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吧？而先生早已是功成名就的人了，他还要追什么梦呢？我不由得抚摸自己鬓边已长出的白发，当然比起先生满头的银丝，又算得上什么呢？但我的梦想在现实的碾压中，还有多少呢？先生经历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辉煌的每一个过程，他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，他是“中国卫星之父”，他本可以颐养天年，喝喝茶，散散步，听听戏，打打拳，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。但先生说，中国航天事业依然在在路上，他不能停下来，一步也不能停下来。他的心中装着中国的航天精神，他热爱国家，热爱民

族，热爱我们的航天事业。

先生坐在那里，与主持人交流得是那么自然，他微微欠着身，谦恭而热诚，连言语都是低调的。他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功劳，都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用忠诚和生命换来的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。爱国家爱人民，不是抽象的，就是把航天事业做好，有一股给中华民族争光的志气。”他坐在那里，很少谈自己，就谈他的同事，谈他的航天事业，在他的心里，只有他的航天梦，只有忠诚、干净、担当，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出去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。

奔走，是这个耄耋老人的生活状态，他不安心地坐在办公室里，他就是常年奔走，从发射场到发射场，再从发射场到发射场，他只有这样奔走，他的心才能放下来。他说：“国家和人民需要我，我就上。”奔走，他就着一身布衣，着一双布鞋，染一身风霜，染一身尘土，把自己的人低到尘埃里去，把自己的心却升到云端去，航天，是融到他的生命中去。

先生说，他长辈以上都是农民，他记着先辈的话：老老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，把人和事都做好了，一生就没有遗憾。人的一生，不管梦大梦小，做一个追梦的人，是最幸福的事。不信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先生开心地笑了起来，笑得是那样真诚，那样自然。我就想到那个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，还有会做布衣布鞋的娘。他们的心都是纯粹的、透明的。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理由不热爱自己的生活，不热爱这片生养你的土地。我很想奔到舞台上，跟先生握握手，对先生说：“谢谢您，先生。我的梦，还要追起来啊！”他站起来，向我们挥手告别时，他的布衣，他的布鞋，就更显眼了，我不错眼地看，就把这布衣布鞋装到心里去了。